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03

112 JAN 1952

T5350 / 4422.48

三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首之三

行狀中

建炎元年丁未春行次長沙被閏十一月三日旨揮

復元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時金寇再犯

闕前以和議爲然者舉皆誤國淵聖感悟故復召公

然都城圍閉道路阻絕久之方聞命卽率湖南勤王

之師入援王室傳元帥府檄方審都城不守二聖播

遷號慟幾絕次太平州觀上登寶位赦書悲喜交集

是時金陵爲叛卒周德所據囚帥臣殺吏民焚舟船

劫官府公卽遣使臣齎文檄諭之令聽稟節制勤王



乃肯釋甲然桀驚不以時登舟擅驅不當行士卒欲
乘間遁去既次金陵因與權安撫使李彌遜謀誅其
首惡四十六人而以其徒千餘人令提舉常平官王
枋統之以行因奉表詣行在賀登極且辭領開封之
命上書論時事次寶應聞降麻告廷除正議大夫尚
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七百
戶食實封三百戶行次虹縣始有旨趣召蓋行在前
此不知公由江淮以來也次會亭上遣中使王嗣昌
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次穀熟御史中丞顏岐遣人
投文字封以御史臺印乃論公不當爲相章疏大意

謂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爲三公郡王宜更加同
平章事增重其禮公爲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
未到罷之置之閑地前後凡五章皆不降出故岐封
以示公欲公之留外而不進也公乃知命相出於淵
衷獨斷而外庭所以沮之者無所不至益以感懼復
會遣使趣召遂行有旨賜御筵於金果園龍圖閣學
士兼侍讀董耘來傳上旨云常遣從事郎劉默齋御
書由湖北迂卿書中有學窮天人忠貫金石方今生
民之命急於倒懸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之
語公感泣流涕遂如行在上遣使趣見進對于內殿

見上敘致不覺涕泗橫流上亦感動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而朝廷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賴天佑我宋大命未改故使陛下總師于外爲天下臣民之所推戴興衰撥亂持危扶顛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以還二聖以撫萬邦皆責在陛下與宰相而考慎之際首及微臣自視闕然不足以仰副陛下知遇之意伏望追寢成命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略甚久在靖康時宣力爲多特爲同列所不容故使卿以非罪去國而國家有禍故如此朕嘗言於淵聖欲使夷狄畏服四方安寧

非相卿不可今朕此志已定卿其勿辭公頓首泣謝且道董耘所傳聖語荷知如此雖捐糜不足以報德然臣未到行在數十里間御史中丞顏岐封示論臣章疏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如臣愚蠢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爲其所惡然岐之論臣謂才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爲金人之所惡不當爲相則不可臣愚不知其所喜者爲趙氏耶其所惡者爲趙氏耶今陛下用臣斷自淵衷而岐之論如此如臣迂疎自知不足以當重任但願一望清光卽乞身以歸至於陛下命相於金人所喜所惡之間更望聖慮有

以審處於此上笑曰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
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者岐無辭而退此不足卹公
奏曰陛下天縱聖明固不難察此然臣材力絲薄實
不足以勝任因出劄再拜力辭上慰諭久之遣御藥
邵成章宣押赴都堂治事時六月一日也翌日有旨
立新班奏事對於內殿同執政奏事竝力陳不敢當
一相之任上曰卿素以忠義自許豈可於國家艱危
之時而自圖安閑朕決意用卿非在今日社稷生靈
賴卿以安卿其無辭公感泣再拜曰臣愚陋無取不
意陛下知臣之深也然今日之事持危扶顛以創業

爲法而圖中興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昔嘗仲語桓
公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人而不能信害霸也能信
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夫知人能信任之而參以
小人猶足以害霸况於爲天下而欲建中興之業乎
方靖康之初淵聖皇帝慨然有圖治之意而金人退
師之後漸謂無事是非雜揉且和且戰初無定議如
臣者徒以愚直好論事爲衆人不容使總兵于外又
不得節制諸將自度不足以任責乞身以退而讒譖
竄逐必欲殺之而後已賴淵聖察臣孤忠特保全之
卒復召用然已無及矣不謂今日遭遇陛下龍飛初

無左右先容之助徒採虛聲首加識擢付與宰柄顧
臣區區何足以仰副圖任責成之意然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如臣孤立寡與更望聖慈察管仲害霸之言
留神於君子小人之間使臣得以盡志畢慮圖報洎
埃雖死無憾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
中一時之病類多施行後世美之臣嘗慕其人今臣
亦敢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願賜施行
臣乃敢受命其未合聖意者願賜折難臣得以盡其
說上可之公因出劄子奏陳一曰議國是大略謂中
國之御夷狄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

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自治
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其
二曰議巡幸大略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
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
勢觀之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
司預爲之備其三曰議赦令大略謂祖宗登極赦令
皆有嘗式前日赦書一切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
惡逆選人循資責降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
行謂當改正以法祖宗其四曰議逆僭大略謂張邦
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僉人之勢易姓建

號其後不得已乃始奉迎朝廷尊崇之爲三公郡王
參與大政非是宜正典刑垂戒萬世其五曰議僞命
大略謂國家更大變故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奉賊旨
受僞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汗
僞命者以六等定罪今宜倣之以厲士風其六曰議
戰大略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
罰以作其氣其七曰議守大略謂賊情狡獪必須復
來宜於汾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其八曰議本
政大略謂崇觀以來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
於中書則朝廷尊其九曰議久任大略謂靖康間進

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
其十曰議修德大略謂上初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
儉之德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降出議國是
巡幸赦令戰守五劄子餘皆留中次日與執政同奏
事于內殿進呈議國是劄子上曰今日之策政當如
此以次進呈四劄子奏事訖公留身奏上曰臣愚瞽
輒以管見十事冒瀆天聰已蒙施行五事如議本政
久任修德三事無可施行自應留中所有議張邦昌
僭逆及受僞命臣寮二事皆今日刑政之大者乞早
降處分上曰執政中有與卿議論不同者更俟款曲

商量公曰邦昌僭逆之罪顯然明白無可疑者當道君朝邦昌在政府者幾十年淵聖卽位首擢爲相奉使虜中方國家禍難之時倘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所以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邦昌方自以爲得計偃然當之正位號處宮禁者月有餘日虜騎旣退四方勤王之師集邦昌擅降僞詔以止之又遣郎官分使趙野翁彥國等皆齎空名告數百道以行而彥國等囚其使而四方勤王之師日進邦昌知天下之不與也不得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本末如此而議者

不同臣請備論而以春秋之法斷之若都城之人則謂因邦昌立而得生且免再科金銀而德之若元帥府則謂邦昌不待征伐遣使奉迎而恕之若天下則謂邦昌建號易姓其奉迎特出於不得已而憤恨之都城德之元帥府恕之者私也天下憤恨之者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賊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其罪爲如何管劉盆子以宗室當漢室中衰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而光武祇待以不死今邦昌以臣易君其罪大於盆子不得

已以身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而又尊崇之以爲三公郡王參與國政此何理也議者又謂邦昌能全都城之人與宗廟宮室不爲無功而陛下登極緣邦昌之奉迎臣皆以爲不然譬之人家偶遭寇盜主人之戚屬悉爲驅虜而其僕欲奄家室奴婢而有之幸主人者有子自外歸迫於衆議不得而有乃欲遂以爲功其可乎陛下之立乃天下臣民之所推戴邦昌何力之有臣於劄子中論之詳矣方國家艱危陛下欲建中興之業當先正朝廷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

天下士大夫之節執政中有不同議論者乞降旨宣召臣得與之廷辨如臣理屈豈復敢言上許之乃令小黃門宣召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上語之故而潛善主之甚力詰難數四乃屈服然猶持在遠不若在近之說公曰邦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有借使在近亦當幽繫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潛善不能對上顧呂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如何好問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又引德宗幸奉天不挾朱泚行後以爲悔以附會潛善不若在近之說公曰呂好問援朱泚以爲例非是方

德宗之狩奉天朱泚蓋未反也姜公輔以其得涇軍心恐資以爲變請挾以行德宗不聽而其後果然今邦昌已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正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爲相無不可者上頗感動汪伯彥亦曰李綱氣直臣等不及上乃曰卿欲如何措置公曰邦昌之罪理當誅夷陛下以其常自歸宥其死而遠竄之受僞命者等第責降可也上曰俟降出卿劄子來日將上取旨翌日同執政進呈潛善猶左右之乃以散官安置潭州次進呈議僞

命劄子上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徃徃因以爲利如王及之坐蕃衍宅門詬詈諸王余大均誘取宮嬪以爲妾卿知之否公奏曰自崇觀以來朝廷不復惇尚名節故士大夫鮮廉寡耻不知君臣之義靖之禍視兩宮播遷如路人然罕有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死節顯著餘未有聞願詔京畿諸路詢訪優加贈卹如王及之余大均朝廷見付御史臺推鞠必得其實臣聞方金人欲廢趙氏立張邦昌令吳玠莫儔傳道意旨徃返數四王時雍徐秉哲奉金人旨追捕宗室戚里令居民結保不得

容隱以袂聯屬以往若囚繫然其後迫道君東宮后妃親王出郊皆臣子之所不忍言又受僞命皆爲執政此四人者宜爲罪首上以詢呂好問而好問以爲有之得旨皆散官廣南遠惡州軍安置餘以次謫降內王及之余大均胡偲陳中等以賊濫繫御史臺候結案日取旨李若水已贈官外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有死節者令諸路詢訪以聞上曰卿昨日內殿爭張邦昌事內侍輩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公拜謝曰自非陛下英睿天縱豈能決斷如此天下不勝幸甚臣雖愚陋敢不龜勉自力以圖報稱因爲上言今

日國勢比之創業爲尤難正賴陛下剛健不息以至誠惻怛之意加之不爲羣議所動搖先其大者急者而小者緩者徐圖之信任而責成功臣乃得以竭盡愚慮以裨補萬一復奏曰人主莫大於兼聽廣視使下情得以上通陛下卽大位已踰月而檢鼓院猶未置恐非所以通下情而急先務又請置看詳官兩員于侍從中選用凡士民上封事可施行者將上取旨有旨兼克御營使以覃恩轉正奉大夫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時六月六日也是日同執政對于內殿公奏上曰以今日國勢而視靖康

問其不逮遠甚然而有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而群臣輯睦於下庶幾革靖康之風而中興可圖然今日之事須有規模及先後緩急之序所謂規模者外禦強敵內消盜寇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議興舉而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規模之大畧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莫先于料理河北河東兩路夫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就緒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

忻代太原澤潞汾晉其餘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瀋四州而已其餘中山河間慶源保塞雄霸深祁恩冀邢洛磁相信安廣信二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頭領多者數萬人少者亦不下萬人如此知名字者已十數處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有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爲金人所守糧盡力困坐受其敝兩路軍民雖懷忠義之心使救援之兵久而不至危急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

司擇有材畧者爲之使宣諭陛下德意所以不忍棄
兩河於夷狄之意朝廷應副錢糧告勅有功者卽命
以官其能保全一州收復一郡隨其高下以爲節度
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特絕其從
賊之心又可資其力以禦敵朝廷久遠無北顧之憂
此最今日之先務也僉議頗以爲然上曰誰可任此
者公奏曰陛下倘採用臣策臣當詢訪其人續具奏
旣退詢於士大夫間多謂張所可以招撫河北傅亮
可以經制河東公亦頗聞其爲人張所者山東人當
靖康間爲監察御史朝廷以金人再犯關欲割棄河

北旣遣使矣虜騎薄城京師圍閉所在圍城中獨上
言乞以蠟書募河北兵淵聖許之蠟書至河北士民
皆喜曰朝廷欲棄我于夷狄猶有一張察院欲救我
而用之乎應募者凡十七萬人故所之聲滿河北部
勒旣定會都城破謀勿果用上卽位于南都所首至
行在見上論列且條具應募首領姓名人數合措置
事件以聞朝廷欲以爲郎官奉使河北以董其事會
所以察官上章論黃潛善及兄潛厚姦邪不可用恐
害新政潛善引去上留之乃謫所鳳州團練副使江
州安置是時公未至行在也故衆謂招撫河北非所

不可然公以所常論潛善之事頗難之不得已一日過潛善閤子中相與款語曰前日議置河北招撫司搜訪殊無人可以承當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得罪儻能先國事後私怨爲古人所難不亦美乎潛善欣然許諾乃薦之於上且道潛善意上說有旨借所通直郎直龍圖閣克河北招撫使遣使臣齎劄子召對摹畫稱旨錫五品服內府賜緡錢百萬以備募兵半年費給空名告千餘道以京畿兵千人爲衛將佐官屬聽自辟置一切許以便宜從事有朝請郎王圭者真定府人真定府旣破率衆數萬保西山屢

勝金賊聞上登極自山寨間道來其所謀正與朝廷同能道河北事尤詳有旨除直秘閣招撫司參謀官使佐所傳亮者陝西人以邊功得官諳練兵事靖康初至京師上封事請以親王爲元帥治兵於河朔其冬復有薦者再召之亮至而都城已破率陝右京西勤王兵三萬人首至城下屢立功統御將帥率如古人斬然整一無敢犯令者上卽位亮詣行在召對除通直郎直秘閣而亮之爲人氣勁言直議論不能屈折執政不喜之除知滑州滑兩經殘破無城壁亮上疏自陳曰陛下復歸東都則臣能守滑陛下未歸則

臣亦不能守也執政摘其語以爲悖傲不遜降通判河陽府公至行在亮已行使人召之乃來與語連日觀其智略氣節真可以爲大將者欲且試之乃薦於上以爲河東經制副使而以觀察使王瓌爲使瓌亦陝西人累立邊功僉謂在武臣中可用者上宣諭亮前疏中語公廣上意而奏曰人臣論事言不激切不足以感動人主激切則近謗訕故昔之聽言者必察其所以如果出於謗訕何所逃罪至於有所激而云則必恕之以來讜言如周昌之對高祖劉毅之對武帝皆人之所難堪者而二主恕之以其有所激故也

亮言如此但欲激陛下以歸京師耳非有他故願陛下有以含容之且人材難得而將帥之材爲尤難如亮者今未見其比異日必能爲朝廷立大功氣勁言直乃關陝氣俗之常不足深責上乃許如所請並召對賜亮五品服與兵萬人告勅銀絹與川綱之在陝西者詔京西陝西漕臣應付糧草餘與張所已得旨而遣之初公建議以料理河北河東爲所當先者適後宮降誕皇子率執政入賀公奏上曰皇子降誕考祖宗故事當肆赦陛下登寶位赦已曠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尚缺望夫兩路爲朝廷

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而勤王之師雖不曾用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雪亦已勞矣疾病歿亾者不可勝數恩卹不及後日復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該載德意上嘉納故皇子赦於二者尤詳又請降詔褒慰兩路守臣將佐軍民諭以朝廷措置救援不棄之意又詔自今有能收復兩路已陷州軍及救解危急保全一方功效顯著者並除本處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依方鎮法命使臣齎藥徧賜兩河守臣將佐命權貨務印造見錢鈔遣使齎送兩路州郡命降見錢鈔三百萬貫

付河北東路陝西路漕司廣糴應副兩路命起京東路夏稅絹於大名府樁管川綱河東衣絹於永興軍樁管以待兩路支俵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蠟書日至間有破賊捷報虜人圍守諸郡者徃徃抽退且土寨應招撫經制司募者甚衆而潛善建議令馬忠將所部兵會雄州弓箭手李成所募兵凡五萬人擣虛入界虜必釋諸郡之圍以自救公曰今日士怯兵弱恐未可深入莫若使之與張所協力先復瀋衛懷三州而真定可復潛善堅執其議上可之公不欲力爭乃以忠爲河北經制使而以張換副之換

者陝西人質朴有謀而善戰其材遠勝於忠旣使副忠又令與張所相應援而換亦以公之策爲然有許高許亢者防河而遁至南康軍且欲爲變守倅以便宜誅之衆謂擅殺非是公曰淵聖委高亢防河付以兵將甚衆賊將至先走以鐵騎五百自潁昌趨江南沿路劫掠甚於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軍壘守倅敢誅之必健吏也使後日受命捍賊者知退走而郡縣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少知所戒乎是當賞上以爲然乃命各轉一官時開封闕留守公以爲非宗澤不可力薦之澤至京師果能彈壓撫循軍民畏愛

修治城池樓櫓不勞而辦屢出師以挫賊鋒雖嫉之者深竟不能易其任也其後許翰至公薦之于上謂翰外柔內剛謀議明決宜參決大政上亦喜其論事乃以爲尚書右丞初汴河上流爲盜所決者數處綱運不通命都水使者陳求道等措置而水復舊綱運沓來間撥入京師米價始平又於兩京城外及沿汴至泗增設巡檢商賈始通人情漸復舊命進奏院邸吏分番赴行在朝廷差除鏤板傳報外路增置馬遞舖命令始通綱運入京者還載諸部公案圖籍赴行在官府始有稽考蓋行在草創凡百皆一一措置悉

此類也又進呈三劄子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
民出財以助兵費上皆以爲然又議措置控禦修舉
軍政謂宜於沿河沿淮沿江諸路置帥府要郡次要
郡使帶總管鈐轄都監以寓方鎮之法許其便宜行
事辟置僚屬將佐以治兵又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
兵並依新法團結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
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
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
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
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有所呼召使令按

牌以遣而逃亡歿傷皆可周知三省樞密院同置賞
功司置籍以受功狀三日不檢舉施行者必罰受賄
乞取者行軍法許人告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爲盜賊
者誅其家屬凡軍政申明約束及更改法制者數十
條皆勅榜通衢將士觀者皆奮厲公又奏宜詔諸路
州縣以漸修葺城池繕治器械且請以車制頒於京
東西使製造而教閱之因繪圖進呈有旨令御營司
製造閱習諸將皆以爲可用乃頒降兩路委提刑司
總領之又奏於沿江沿淮州郡置造戰艦因其俗之
之所宜招募水軍平居許其自便有故則糾集而用

之逐時教閱量行激賞又詢訪陝西山東及諸路武
臣材略可用者以備將佐偏裨之任有旨皆召赴行
在自六月初至是凡四十餘日措置邊防軍政之類
始漸就緒是時朝廷議遣使金國公奏上曰堯舜之
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於神明今陛下以上
皇淵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思迎還兩宮
致天下養此孝悌之至而堯舜之用心也今日之事
正當枕戈嘗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使刑政修中國
強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卽寇蓋相望卑辭
厚禮朝迎暮請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

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以爲然命公草表並致書
二虜酋乃以周望傳雱皆借官爲二聖通問使齋表
及書以往又奏曰陛下當艱難時爲臣民之所欣戴
纂承大統宜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具言金賊不
道賴天下士民同心協力相與扶持保守以致中興
者按其所言次第行之無爲虛文務施實惠上乃命
公撰擬詔文進呈頒降又具劄子乞省冗員以節浮
費上命中書條具乃詔省臺寺監官以繁簡相兼復
開封府官舊制減學官員額罷提舉常平司併歸提
刑司罷兩浙福建市舶司併歸轉運司復幕職曹官

舊制非萬戶縣不置丞罷吏員三分之一又請以三省堂吏依祖宗法轉官不得過朝請大夫初陳乞出官止爲通判一應宰執子弟以恩數帶貼職及待制以上並罷宰執及見任宮觀待闕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俸錢並減三分之一有旨從之是時劇賊李昱擾山東杜用起淮南李孝忠亂襄陽皆遣將討平之其餘降者十餘萬一日論及靖康間事上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有至於終夜不寐而卒有播遷之禍何也公奏曰淵聖在東宮令德聞于天下及卽大位適當國步艱難之時勤儉有餘而爲小人之所惑

故卒誤大事人主之職但當知人雖不親細務大功可成上以爲然公因論靖康之初金人犯闕中國所以應之者得策凡二道君內禪一也淵聖固守二也使其後更得一策中國可以無事而和戰兩者皆失之遂致大故而夷狄之患至今爲梗方金人初犯闕提兵不過六萬人旣薄城下累日攻擊知都城堅固士卒奮勵不可攻則遣使厚有所邀求而請和臣獻策淵聖謂金人之所邀求有可許者有不可許者宜遣使者徃來款曲與之商議俟吾勤王之師旣集然後與之約其可與者許之其不可與者堅執而勿許

則約易成而和可久當時不以爲然一切許之其後
果不能如約遂再入寇此失其所以和也勤王之師
集于都城四面者二十餘萬臣獻策淵聖謂兵家忌
分宜使節制歸一用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重兵與
之相臨而分兵收復畿邑使無所得糧俟其困而擊
之一舉可破當時不以爲然置宣撫司盡以勤王之
兵屬之故姚平仲得先期舉事而朝廷懲劫寨小劔
不復議兵賊退又不肯邀擊遂使金人有輕中國之
心而中國之勢日弱此失其所以戰也一失機會悔
不可追今日機會尤不可失願陛下以靖康爲鑑審

處而決斷以應之庶可以成功上曰靖康之初能守
而金人再來遂不能守何也公奏曰靖康之初與靖
康之末其勢不同條曰甚多臣請論其大者金人初
入寇未知中國虛實亦無必犯京闕之意特中國失
備無兵以禦之故使得渡河以至城下而粘罕之兵
亦失期不至及其再來兩路並進遂有吞噬中原之
心此其不同者一也靖康之初賊至城下不數日間
勤王之兵已集及其再來賊已圍城始以蠟書募天
下兵遂不及事此其不同者二也靖康初賊寨于西
北隅而行營司出兵屯于城外要害之地四方音問

絡繹不絕勤王之兵旣集賊遂歛兵不敢復出其後
再來朝廷自決水以滄浸京城西北瀰漫數十里而
東南不屯一兵使賊反得以據之故城中音問不傳
于外而外兵亦不得以進此其不同者三也淵聖卽
位之初將士奮力用兵其後賞刑失當人心稍解體
此其不同者四也金人圍城之初城中措置有敘號
令嚴肅晝夜撫循未敢少休聞其後無任責者賊至
造橋渡壕恬不加恤以十數人登城將士遂潰此其
不同者五也臣在樞密院時措置起天下防秋之兵
降詔書已累月及臣宣撫河北卽詔罷大半蓋朝廷

專恃和議謂金人必不再來一切不爲之備故靖康
之末不能守者勢不同而禍患生於所忽也翌日奏
事因哀聚靖康初建議措置與金人約和用兵次第
劄子及朝廷分置宣撫司指揮後在宣撫司論不當
減罷防秋之兵章疏進呈上皆命留中公因奏上曰
靖康間雖號通言路然臺諫官議論艱峭者皆遠貶
其實塞之也乃納劄子勸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
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上皆嘉納又乞減上供之數
以寬州縣修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剗東南官田募民
給地做弓箭刀弩手法養兵于農籍陝西保甲京東

西予箭社免支移折變而官教閱之又請於陝西河北東路京東西置制置使以遠近相應援有旨皆付中書省修具進呈取旨其後遂置諸路制置使而餘事以公罷政皆不果行初公嘗從容奏上曰朝廷外則經營措置河北河東以爲藩籬葺治軍馬討平賊盜內則修政事明賞刑皆漸就緒獨車駕巡幸所詣未有定所中外人心未安夫中原者天下形勢根本一去中原則人心搖而形勢傾矣臣常建巡幸之策以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今縱未能行上策猶當適襄鄧間示不去中原以係天下之心近日外

議紛紜皆謂陛下且幸東南果如所言臣恐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而天下之勢遂難復振矣上曰但欲迎奉元祐太后津遣六宮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等獨留中原訓練將士益聚兵馬雖都城可守雖金賊可戰公再拜贊上曰陛下英斷如此乞降詔以告諭之乃命公擬撰詔文頒降榜之兩京讀者皆感泣後半月上忽降出手詔欲巡幸東南以避狄令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以聞公極論其不可且言自古中興之主起于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足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之精

兵健馬皆出於西北一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
乘間以擾關輔盜賊且將蠡起跨州連邑陛下雖欲
還闕不可得况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惟南陽光武
之所以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屯
重兵西通關中可召將士南通荆湖巴蜀可取貨財
東達江淮可運糧餉北距三都可遣救援暫議駐蹕
自冬徂春兩河措置就緒卽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
上乃收還巡幸東南手詔令與宰執商議翌日再具
劄子援楚漢滎陽成臯間曹操袁紹官渡事論天下
形勢於前且曰今乘舟而適東南固甚安便但中原

安則東南安失中原則東南豈能必其無事一失機
會雖欲保一隅恐亦未易臣誠不敢任此責且陛下
旣已降詔獨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失大
信於天下願斷淵衷以定大計上乃許幸南陽將以
秋末冬初擇日啓行而潛善伯彥陰以巡幸東南之
計動上意其議頗傳于外客或謂公曰士論洶洶咸
謂密有建議者東幸已決南陽聊復爾耳盍且從其
議乎不然事將變公曰天下大計在此一舉國之安
危存亡於是乎分成命已行倘或改易吾當以去就
爭之且上英睿必不爲異議所惑不然吾可貪祿保

身虛受天下之責哉然自是雖未嘗有改議巡幸之命然公初相時每留身奏事從容論治體及有所規諫雖苦言逆耳上皆嘉納至是奏陳當世急務擬進指揮多不降出及每批出改易已行指揮頗多公知譖愬之言其入已深一日留身奏上曰臣近日屢煩宸翰改正已行事件臣逐一按據辨明幸蒙聖察又所進擬措置機務多未蒙降出願臣孤陋寡與獨荷陛下特達之知忌媚者多恐陰有譖愬而離間臣者夫君子小人勢不兩立治亂安危係其進退在人主有以察之而已因出劄子極論君子小人之理謂臣

昨日奏事論及人主之職在知人雖堯舜猶以爲難誠能別白邪正使君子小人不至于混淆然後天下可爲伏蒙宣諭知人亦非難事但考其素行則知之竊仰聖訓誠得知人之要且言疑則當勿任任則當勿疑持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願致察于此上慰諭曰無此但朕思慮偶及之耳其餘章疏見省覽非晚降出公拜謝而退至八月五日遷公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而除潛善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旣命兩相則潛善顯沮張所而罷傅亮公以去就爭之遂定進退雖知墮潛善計中蓋勢不得不

然也初張所既受招撫使之命進言乞置司北京候
措置就緒卽渡河移司恩冀以圖收復而權北京留
守張益謙奏招撫司騷擾不當置司北京欲附潛善
伯彥以沮張所而惑上意也公曰張所畫一乞置司
北京候措置就緒日渡河今所尚留京師以招集將
佐故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騷擾而言不當置司
方時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略益謙小臣乃敢非理公
然沮抑此必有以使之者上乃令降旨招撫司依畫
一置司北京就緒日疾速渡河張益謙令分析以聞
既劄下矣樞密院復以益謙申狀將上取旨凡千餘

言痛詆招撫司後數日樞密院又別取旨痛詆訾之不過欲與益
謙相表裏以細故而害大計沮抑張所耳沮抑張所
何足惜致誤大計將誰任其責伯彥慙無所對第云
初不知尚書省已降指揮上乃令樞密院改正依前
旨行既不得逞卽又爲傅亮之爭初王瓌傅亮既受
命爲經制使副卽申朝廷謂河東州縣多爲金人陷
沒至于陝西如河中府解州亦爲所據與陝府相對

以河東爲界今經制司所得兵纔及萬人皆烏合之衆其間多招安盜賊潰散之兵未經訓練拊循難以取勝乞于陝府置司訓練措置召募陝西正兵及將家子弟結連河東山寨豪傑度州縣可復卽復之可以渡河卽乘機進討收復有旨從之纔十餘日樞密院取旨令留守宗澤節制卽日過河亮申今欲卽令過河無不可者但河外皆金人界分本司措置全未就緒旣過河後何地可爲家計何處可以得糧烏合之衆使復爲金人之所潰散何自可以得兵亮等不足惜第恐有悞國事公將上進呈奏曰經制司軍旅

未集遽違前議不卹其措置未集而驅之渡河正所以爲賊餌耳且亮等受命而行纔十餘日豈可便以爲逗留不若只依前旨爲便潛善伯彥執議上意頗惑依違不決者累日公留身極論其理具言潛善伯彥始極力以沮張所賴聖明察之不得行其志又極力以沮傅亮蓋招撫河北經制河東皆臣所建白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其職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商議而後行不期二人乃誤用心如此如傅亮事理明白願虛心以觀之則情狀自見上曰俟

批出只令依原降旨揮于陝府置司至翌日批出乃云傳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經制司赴行在公留御批將上奏曰臣昨日論傳亮事已蒙宣諭俟批出依原降旨揮繼奉御批乃罷亮經制使不知聖意所謂上曰亮既兵少不可渡河不如且已公奏曰臣論傳亮乞依元降旨揮非謂不使之渡河緣軍旅未集驅鳥合之衆使之渡河卽成孤軍必爲金人所潰此必潛善等以私害公陰有以熒惑聖聽欲以阻臣使去耳聖意必欲罷亮乞以御批降付潛善施行臣得乞骸骨歸田里非敢輕爲去就更望陛下留神熟思之

使亮不罷則臣何敢決去因再拜榻前上猶慰諭謂不須如此公退聞亮竟罷乃入表劄求去上遣御藥宣押赴都堂治事復入第二表劄皆批荅不允翌日遣御藥宣押赴後宮起召隨宰執奏事訖公留身上曰卿所奏事小何須便爲去就公曰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宰相之職在薦人材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恐不可謂之小事倘以爲小臣以去就爭之而天意必不可回臣亦安敢不去因再拜榻前復奏曰臣以愚蠢仰荷瞻矚知初無左右先容之助龍飛之初首命爲相潛善伯彥自謂有攀附之功方虛位以召臣蓋已

切齒及臣至而議論僞楚及請料理河北河東兩路
車駕巡幸宜留中原皆與之不同而獨陛下嘉納聽
從固宜爲其所嫉臣獨立羣枉之中獨賴陛下察之
如傅亮之事曉然無可疑者又不蒙聖察是臣薦進
人材不足用議論國事不足採其失職大矣方朝廷
承平無事時宰相猶可尸祿今艱難多故之秋當惜
分陰臣自度終無當陛下之委任而副天下之責望
敢久居此以妨賢路哉且臣嘗建議車駕巡幸不可
以去中原潛善等必以此動搖聖意故力沮張所傳
亮而去臣臣東南人豈不願奉陛下順流東下爲安

便哉願車駕巡幸寔天下人心之所繫中國形勢之
所在一去中原則後患有不可勝言者故不敢雷同
其說以誤大事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
二聖未還爲念留神于此勿以臣去而其議遂改也
臣仰荷天地之德雖去左右豈敢一日忘陛下不勝
犬馬依戀激切之至因泣辭而退遂上第三表劄客
或謂公曰公決于進退于義得矣願讒者不止將有
禍患不測奈何公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知
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吾進退之節而已禍患非所
恤也畏禍患而不去彼獨不能諷言者詆訾而逐之

哉天下自有公議此不足慮翌日降麻告廷除觀文
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時八月十八日也以九
月中抵鎮江府聞辛道宗之兵變于秀州宿留不行
者半月聞其掠毗陵焚丹陽遂以客舟由外江以歸
梁谿而言者又謂公遣弟綸與賊通傾家貲以犒賊
爲緋巾數千頂與之朝廷不復究問其實有旨落職
令鄂州居住公荷上知遇付以國事當軸秉鈞纔七
十有五日而罷旣罷之後張所亦以罪去傅亮以母
病不赴行在而歸陝西招撫經制司皆廢車駕遂東
幸而兩河郡縣皆陷于賊金人以次年春擾京東西

深入關輔殘破尤甚凡募兵買馬團結訓練車戰水
軍之類一切廢罷中原盜賊蠱起跨州連邑朝廷不
能制率如公之所料也二年戊申十月有旨謫降官
不許同住一州移公澧州居住會有上書訟公之寃
者復有論列十一月謫授單州團練副使移萬安軍
安置三年行次瓊州三日而德音放還任便居住四
年自嶺表訪家鄱陽未幾挈家還邵武七月復銀青
光祿大夫紹興元年辛亥三月提舉杭州洞霄宮九
月復資政殿大學士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首之四
行狀下

紹興二年壬子二月八日除觀文殿學士克荆湖廣
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公以憂患之餘具奏辭免且
致書宰執力陳所以不敢當之意四月七日內侍于
蓋傳宣撫問敢遣上道乃還公迫不得已祇受告命
樞密院差任仕安兵三千人以二十四日假福州貢
院開司五月六日啓行有旨就孟庾韓世忠下撥統
制辛企宗郝最兩軍及令現在湖南岳飛韓京吳錫
吳全等軍聽受節制初荆湖自庚戌春爲金人蹂踐

土賊如鍾相雷進楊華鄧裝李冬至各擁數萬之衆
殘破州縣保據巢穴西北流離之人相率渡江州縣
不能制御孔彥舟據潭州後爲馬友所逐李宏據岳
州劉忠寨于江湖兩界出沒數路而曹成兵犯郴衡
永道以及二廣湖南安撫使向子諲爲曹成虜置軍
中民不聊生韓世忠原留統制官董收招曹成成雖
受招而焚掠如故公是時總師由廬陵入本路界聞
曹成將自邵入衡以趨江西而董收所帶親兵纔數
百人勢不足以彈壓卽駐泊衡陽先遣使臣賁勝約
束令放散驅虜老幼及嚴戢其徒不得作過曹成至

邵以公狀申稱放散三萬餘人尚有四萬至衡率頭
首百餘赴本司公叅公召與語且以善言慰撫之戒
以所至不得騷擾俟出境寧肅當爲保奏成感泣聽
命一路遂以無事曹成旣出境長沙報馬友之黨頭
首步諒等衆二萬餘人自筠袁還犯本路焚掠醴陵
攸縣衡山屯泊于魚集市放兵四出人情震動公乃
留統制官韓京屯茶陵統領陳照屯安仁統領湯尚
之及將官白德屯衡州以備賊衝乃親率大軍趨衡
山有獻策者謂自衡山至魚集市三十餘里隔湘江
及茶陵江凡兩涉水不若自白沙濟師卽一涉水白

沙在衡州來路去衡山三十里去賊壘亦三十餘里
賊無斥候必不虞官軍之渡可以得志公從其言乃
約衡州備舟楫于白沙岸下駐衡山之次日令統制
官任仕安吳錫率將佐軍馬還自白沙連夜渡江凌
晨叩賊壘賊衆倉卒出拒見官軍徧滿山谷戈甲旗
幟鮮明知不可敵乃降先是賊遣四千餘人出掠欲
犯衡郴諸郡爲陳照湯尚之等所遏公遣使臣賫牒
諭以步諒等已降老小盡在本司存恤宜早自歸亦
令步諒遣人同往招之出掠之衆悉還聽命凡得首
領統制統領官十餘人將佐五十餘人使臣五百餘

人共衆萬有九千餘人凡江湖間驅虜人并疾病老
弱者並給公據放散擇強壯精銳得七千餘人分隸
諸將旣揀汰放散訖卽令精強者每五百人爲一部
擺列于湘江灘磧中公御中軍張具軍容乘高以臨
之諭以爾等皆朝廷赤子失業至此良可矜憫今旣
歸降並令與舊軍相雜團結祇刺手背凡新軍所得
財物輜重預行約束並不得毫髮侵動本司自以三
萬緡及所獲牛畜等犒賞以故人情安帖自衡山趨
長沙道中無散逸者其後措置招降並皆放此入長
沙交割潭州職事時湖南瀕年爲盜賊所據州縣官

類多權捫乘時爲奸公于視事日枷項巨猾付獄得入已贓凡三萬六千緡具案上之其餘州縣權攝官以漸易置爲民所訴訟者乃按治之于是望風引退者甚衆賊吏稍戢矣方入境之初召見長老問民所疾苦皆謂所苦者無甚于盜賊與科需公旣措置招捕羣盜而科需之弊一縣至有十萬緡者公卽移檄州縣盡罷科率非奉使司指揮而擅科率者以軍法從事凡日前科需之物並以正賦准折又荆湘間民戶輸納稅米率四石始了納一石百姓貧困仍檄漕司行下州縣除官耗外不許增加升合以故流移歸

業民皆樂輸是冬長沙頗稔得稅米四十餘萬石軍儲遂足方李宏之殺馬友也王進王俊以五千餘人遁去據七星寨在湘鄉寧鄉安化三縣之間日肆焚掠一方騷然公抵長沙之次日命郝晟出師次七星寨進以衆三千人約降俊以二千餘犯安化及破州新化以逼邵陽公遣吳錫以其麾下由徑路趨邵陽以討王俊錫率所部倍道兼程自潭五日而至邵王俊之衆去邵纔數十里而錫兵至適雪作錫乘其不備縱兵掩擊殺千餘人生擒俊餘衆悉降自是湖南境內潰兵爲盜者悉平民漸安居惟江西接境間

有出沒如劉超張成等多者數千人少者亦不下千
數遂檄江西會合夾擊且招且捕節次悉降棟汰放
散外得精壯又數千人郴州土賊鄧裴彭鐵大攸縣
土賊王順等分遣韓京等討之以故境內悉平獨湖
北楊么者鍾相餘党以左道惑民據洞庭重湖之險
北達荆南公安西及鼎澧東至岳陽南抵長沙之湘
陰益陽周環千里出沒作過有衆數萬于是旋創戰
艦命統領官李進屯湘陰馬準屯益陽以備之吳錫
屯橋口破其數寨么不敢犯先是長沙遭兵火尺椽
無有市井蕭然公留衡陽日先遣官造州宅使廳門

廡堂屋之類卽入城始及甲仗庫州官解舍兩獄倉
庫等又造營房六千餘間民稍歸業易草舍以瓦屋
城市始就緒帥府制度日以備具時有統制官張忠
彥者緣討捕駐軍廣州挾制州縣供億以萬計一路
震擾屢欲爲變撥隸孟庾韓世忠岳飛並不稟命至
是撥隸公麾下遣使臣召之不報忠彥意樂爲郡公
因檄令權知岳陽忠彥果來卽械送所司取旨諸路
帥臣帶宣撫者並罷公止帶湖南路安撫使公嘗建
議謂荆湖之地絲數千里南通二廣北控襄漢東接
江淮自管蹠爲上流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

保有東南制御西北荆湖諸郡如鼎澧岳鄂連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爲形勢使西川之號令可通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蓋公之志氣其素所蓄積也丐祠得請乃以節次招降到潰兵盜賊人數及見管軍馬數目打造戰船教習水戰次第并見在金銀錢物與江西廣南未支撥到錢米之數逐一具奏卽行四年四月得旨令省記編類建炎元年五月以後時政記公乃以昨任宰相日得聖語及所行政事賞刑黜陟之大略著建炎時政記以進有旨宣付史館是冬虜僞入寇侵犯淮甸邸報旣傳中

外憂憤公具奏以今日捍禦賊馬事勢試爲三策以獻其大略曰今僞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倘命信臣乘此機會擣穎昌以臨畿甸電發霆擊出其不意則僞齊必大震懼呼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追躡必有可勝之理非惟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甚大則鑾輿駐蹕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大將帥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賊必退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有借親征之

名爲順動之計委一二大將捍敵于後則臣恐車駕
旣遠號令不行賊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爲
吾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往歲金人南渡
利在侵掠旣得子女玉帛而時方暑則勢必還師今
僞齊使之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將何以爲善後之計
哉故今日爲退避之計尤不可倘朝廷措置得宜將
士用命則此賊安知非送死于我願一時機會所以
應之者如何耳望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有旨
以公所奏皆今日急務已付三司樞密院施行降詔
獎諭公旣以三策奏陳時又報韓世忠統全軍于淮

楚間迎擊賊兵連獲勝捷有旨分遣臺臣督劉光世
張俊統兵渡河應援車駕已發進臨江上撫勞諸軍
公又條奏宜備者四曰生兵曰海道曰上流曰四川
至于保據淮南調和諸將增置禁衛廣備糧食措置
戰艦水軍及措置揚么凡十事以獻五年乙卯春詔
問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可
悉條具來上公乃條對以獻其略曰議者或謂賊馬
旣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切以爲不然今朝廷
以東南爲根本倘不先爲自固之計將何以能萬全
勝敵又况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

之困謂宜大爲守備痛自料理使之蘇息乃爲得計
議者又謂賊馬旣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
臣又以爲不然宜於防守旣固軍政旣修之後卽議
攻討乃爲得策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
之宜則當料理荆襄以爲藩籬葺理淮南以爲家計
異時可省經費爲無窮之利守備之宜莫大於是
有守備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
帥謂如淮東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東路淮西之
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
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

諸路剋捷因利乘便收京畿復故都至於臨事制變
不可預圖願勿失機會而已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
駐蹕建康綏懷之略則臣願先爲自強之計大槩近
年所操之說有二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
爲失策倉猝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衆
口和之牢不可破今天啓宸衷親臨大敵逆臣悍虜
數十萬衆潛師宵遁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
禦其效槩可觀矣臣願自今以往不復爲退避之計
可乎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
今使輒往來邀我以必不敢爲之事於吾自治自彊

之計動輒相妨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曾不知其害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二說既定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虜不足畏雖逆臣不足憂特在陛下方寸間耳臣昧死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才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反覆論議幾萬言皆切中時病內變革士風尤爲著明其略曰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初不相及然士風淳厚則論議正而是非明賞罰當而人心服士風澆薄則一切反是晉之士風尚虛浮而不事事當時措置乖謬盜

賊並起而有五胡亂華之禍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士風何其淳厚也自數十年來非特不事事而已奔競爭進議論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皆持正論而羣枉嫉之指爲姦黨士風遞相倣倣顛倒是非變亂自黑政事大壞以馴致靖康之變逮今數十年愛憎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祐羣臣之忠褒贈官秩錄用子孫然已何補於事曷若早變此風則忠臣無誅謫之寃國家有治安之實豈不美哉臣觀近年士風尤薄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覈事實惟欲傷人大詈則大進小詈則小

遷諭訛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重權使禦強敵於關陝雖以忠許國事失機會不爲無過言者痛繩醜詆誣以大惡豈不太甚歟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陛下之知有大臣之辯足以回陛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侍清光於帷幄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藉使遭謗罔讒之臣無浚之功又無大臣之辯白而有下石以擠之者則何以自雪於君父冀察其不然哉夫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亦須覈實使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豈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則誣人之

罪伏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臣願陛下降明詔以戒諭士大夫使體德意從忠厚變近牟澆薄之風將見士風淳厚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又曰陛下視建炎以來其所措置是邪非邪以爲是則何以不見其效以爲非則安可復蹈其轍臣前所陳皆改轍之道非循舊跡所能爲也擇善而從斟酌而行則在陛下所謂善後之策何以加之閏二月復觀文殿大學士再任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蒙降親筆手詔以公條具賊邊事宜已施行外特賜褒諭十月除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公兩具辭

免復賜親筆勉公使行且得旨許赴行在奏事畢之
官六年丙辰二月准告兼營田大使二十四日到國
門翌日內殿引對上慰勞再四以已見利害并本路
職事再對于內殿三月一日朝辭得旨引見進呈劄
子凡十有六而論中興及金人失信襄陽形勝與夫
和戰朋黨五事皆利害之大者其詳具奏疏先是公
以靖康間道君淵聖所賜御書刻石因呂祉以示張
浚浚以上聞至是因蒙宣諭欲見道君御書真蹟具
奏以進外又以劄子繳進靖康間奉迎錄曰臣靖康
初任知樞密院事被淵聖皇帝旨迎奉道君太上皇

帝于南京蒙道君賜對聽納其說罷幸亳社西洛旋
歸京師二聖重歡四海胥慶道君察臣之忠賜以御
筆禮貌優異淵聖察臣之忠賜以親筆褒諭再三而
靖康之末臣旣去位羣枉當國與臣爲仇顛倒是非
變亂黑白孫覲因召試中書舍人作戒勵詔顯詆臣
爲指天畫地睥睨兩宮唐恪因令榜於朝堂士大夫
信以爲然罕有知其實者銜冤抱憤順受黜闇不敢
自明伏遇皇帝陛下盛德日躋大明旁燭凡臣子之
忠於所事而爲回邪之所誣蔽有跡可考者悉蒙昭
雪君人之道孰先於此臣近嘗以二聖所賜御筆刻

之瑰琰蓋欲侈大其賜因自辨白以裝成碑本託給事中臣祉以示右僕射臣浚遂獲上聞伏蒙宣諭欲見道君御筆真蹟臣已恭依聖訓具奏繳納外有臣靖康間所編奉迎錄并臣進呈劄子二首徐處仁等表一道道君御製青詞一首淵聖御筆宣諭一首繕寫合成一軸謹具劄子繳進仰塵天聽伏望聖慈特加睿察得旨送史館是時朝廷銳意大舉旣遣相臣張浚視師川陝荆襄又降制命以韓世忠岳飛爲京東京西路宣撫使上嘗面諭公以十數年來訓練士卒今方可用公旣陛辭以行因極論所以進兵者具

劄子以奏謂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畧有四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反以爲累陣貴分合合而不能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陣者是四者今日諸將之失願陛下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非小補也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善後者二何謂有未盡善者五善制國用者有生財之道有節用之法有救弊之說有覈實之政有懋遷之術有闔闢之權審此六者則雖養兵之多何患乎財用之不足而朝廷初不留意於此惟務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各雖不同

其取於民一也此未盡善者一也議者謂當因糧於敵臣以爲敵人聚糧或有敗比焚蕩而去必不使爲我有若欲取於僞地之民則官軍抄掠甚於寇盜有違弔伐之義失民望而堅從賊之心非計之得此未盡善者二也金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平時不務爲可以制鐵騎之術此未盡者三也今朝廷與諸路之兵悉付諸將外重內輕緩急何以使之捍患而却敵哉此未盡善者四也臣於陛辭日竊聞麻制以韓世忠岳飛爲京東京西路宣撫使聖意可謂斷矣然兵家之事行詭道今吾軍初未嘗有其實而遽以先

聲臨之其可乎此未盡善者五也何謂宜預備者三中軍旣行宿衛單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此行在不可不預備者一也江東東西荆湖南北兵將盡行屯戍鮮少敵人或有乘間擣虛之謀則將何以待之此上流不可不預備者二也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下流不可不預備者三也何謂當善後者二使王師克捷能復京東西地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當何以待之兩路之民懷戴宋之心堅甚萬一得其地而不能守得其民而不能保兩路生靈虛就屠戮而使兩河

之民絕望於本朝則恢復之功難爲力矣勝猶如此則所以圖爲善敗之計者宜如何哉此當善後者也二十三日至撫州金谿界交割本路安撫制置大使職事是時朝廷以本路旱災饑民闕食御筆詔書令帥守監司多方勸誘積米之家以其食用之餘盡數出糶濟此流殍公卽條具具奏又延見父老詢問疾苦乞將災傷路分第三等以下人戶四年積欠特與蠲免又奏乞旋賜本錢十萬貫以爲營田之本先是降詔以六月乙巳地震求直言公應奏陳八事時虔吉盜賊爲患公以爲虔寇巢穴多在江西福建廣

東三路界首置立寨柵爲三窟之計一處有兵則散往他處官軍旣退則又復團聚遣發軍馬不能窮討正以節制不一之故若節制歸一使其不能散逸且捕且招威令旣行則窮寇別無他策必湏自歸然後結以恩信使之改過自新將賊首及徒黨傑黠之人盡赴軍前使用以除後患此最策之上者乞於江西路置都統制一員節制三路軍馬以招捕虔賊至於盜賊衰息之後又湏縣令得人勞心撫字使作過桀黠之人旣去良民得以復業安於田畝乃可以化盜區復爲樂土然虔之諸縣多是煙瘴之地盜賊出沒

不常朝廷初無賞格士大夫之有材者多不願就又
難強之使行欲望朝廷優立賞格將來辟置知縣到
任半年盜賊消除良民復業選人特與改官京朝官
與轉一官候任滿日各再轉一官其賊平定之後量
與蠲免租稅已前欠負並免催科庶幾官吏盡心民
庶安業復有承平之象初洪州城池遭金人殘破之
後城壁摧毀壕塹堙塞兼闊遠難以防守公相度裁
減築濬用度既省處畫有序不擾而辦城高池深民
有所依是年王師與虜僞相持於淮泗幾半年公具
奏謂自古用兵相持既久則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

速遣得力兵將自淮南前來斬黃間約岳飛兵爲犄
角夾擊之大功可成既而王師屢捷劉光世張浚楊
沂中大破僞齊賊馬於淮淝之上斬馘擒捕甚衆殘
黨遁歸淮北公又奏陳利害大略謂切見間探所報
僞齊乞兵於虜人頭項頗多未聞有渡淮而南者其
侵犯淮淝及光山六安等處只有李成孔彥舟叛將
簽軍深慮賊情狡猾匿重兵於後而以簽軍來嘗我
師若一勝之後兵驕將惰則爲患有不可勝言者伏
望降詔諸將益務淬勵以待大敵仍按圖以視諸路
某路固實當設疑以款賊兵某路空虛當增兵以禦

侵掠使江淮之間表裏相資首尾相應有旨以公奏
陳防秋利害切中事機降詔獎諭七年正月以公賑
濟饑民招還流亡降詔獎諭及車駕將幸建康公具
劄子乞益修戰守之具泐淮修築城壘二月報徽宗
皇帝升遐寧德皇后上僊公既奉慰表又具劄子乞
推廣孝思益修軍政二十七日車駕進發巡幸建康
公奉表起居又具劄子論建中興之功大槩曰願陛
下益廣聖志擴而充之與神爲謀日新其德勿以去
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
興之治者無不爲凡可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

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爲度必以施於長久可傳於
後世爲法則中興不難致夫中興之於用兵止是一
事要以修政事信賞罰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
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爲先數者旣備則士奮
於朝農安於野穀粟充盈財用不匱將帥輯睦士卒
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繼進舉直言極諫之士乞
不必遠召將帥二劄子四月十六日有旨以公典藩
踰年民安盜息寬朕憂願宜有褒嘉可特轉左金紫
光祿大夫六月上遣中使傳宣撫問賜夏藥兼銀合
茶藥先是虔寇以守臣失於撫循致招安人蠡起爲

盜雖官軍屢捷賊黨甚衆公致書宰相以張鬻材術
正可任此所以薦之者甚力其後朝廷果命鬻自鬻
移守虔州招安說諭並令放散徒黨赴州公參與免
罪犯八月諸路大旱公具劄子乞益修政事以救今
日之弊大略謂前年江湖閩浙嘗苦大旱流殍相望
陛下軫慮之深親灑宸翰勸誘賑濟至誠動天報以
休應歲大豐穰民以安樂自一稔之後上下恬嬉不
復勤恤民隱朝廷百色誅求上供不以實數而以虛
額和糴不以本錢而以關子絲蠶未生已督供輸禾
穀未秀已催裝發州縣困於徵輸文移急於星火官

吏愁歎閭里怨咨感動天心旱災復作然則陛下欲
銷弭災異導迎吉祥不必他求但如前日之用心自
然感召和氣休應立臻繼旱曠復爲豐年矣夫今日
之患欲民力寬則軍食闕矣欲軍儲裕則民財匱矣
非有術以權之使歛不及民而軍食足不可得而均
也惟陛下留神邦本天下幸甚及探報鄴瓊叛歸僞
齊公具奏指陳朝廷措置失當者五深可痛惜者五
及鑒前失以圖將來者五凡十有五事且言天地之
變不足爲災人不盡言之足患侍從者獻納論思之
官也臺諫者耳目心腹之寄也今侍從臺諫以言爲

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格守倅
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家大計係社稷之安危生
靈之休戚者未嘗聞有一言及之陛下試察如淮西
之變侍從臺諫之臣亦有見危納忠爲陛下言之者
乎大臣懷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最今
日之可憂者仍具奏以論列淮西叛將事宜其言指
陳朝廷措置失當但欲納忠於國情迫言切必有抵
忤難以復當帥守之寄乞降旨黜責或除一外任宮
觀九月又具奏乞外祠且以到任以來賑濟饑民招
填軍額建置營房修築城池繕治噐甲增修官府勑

蓋倉庫催發錢糧招捕盜賊並逐一躬親措置處畫
事件釐爲六狀繳奏有旨以公奏陳淮西事宜切中
事機降詔獎諭時張浚旣罷相外議皆謂車駕將幸
平江公謂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而言者
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爲比非是乃復奏陳利害大畧
曰臣切見張浚罷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爲比
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
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
下將誰與立國哉伏望陛下堅聖心而勿動修軍政
以自強無爲趣時獻言者之所搖動古語曰臨大難

而不懼聖人之勇也夫張浚措置失當誠有罪矣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時建康移蹕之謀既審公具奏利害大略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臯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下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師既焚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

志士氣銷縮莫有闔心我退彼進使賊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中不可得也借使虜騎衝突不得已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幸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將無不利之失朝廷止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刑益務固守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車駕不宜輕動靜以鎮之者此也又具防冬畫一奏請方欲候報措置而以論列淮西言及臺諫遂犯臺諫

之怒竟以言者之故簡會累乞宮觀奏章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未有代者懲靖康之故且以本司積蓄財穀之數申奏旣而除端明殿學士李光爲代公貽書具言所以措置之意八年正月還次長樂是冬以王倫使事具劄子奏陳大畧曰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江南詔諭爲名不置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爲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讐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

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詞厚幣無所愛惜者正以二聖在其域中爲親屈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旣至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遄返初不得其要約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指而虜使之來乃以江南詔諭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畧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

賂廣其數日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廢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固亦無可奈何今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爲

豈可忘祖宗之大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祈哀乞憐冀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者而從之疏奏雖與衆論不合上不以爲忤嘗降玉音謂宰執曰大臣當如此矣九年二月除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公累具辭免悉降詔不允又具奏力辭曰臣迂疎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今者罷自江西爲日未久又蒙湔洗畀以帥權昔漢文帝聞季布賢召之旣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有以窺陛下也願臣區區進

退如雙鳧乘鴈之去來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亟奮
亟躡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繫于國體有旨
以公累具奏陳可依所請依舊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仍降詔示不欲重違之意十年庚申正月十一日中
使徐珣傳宣撫問初公之叔第經博學多識公所以
期之者甚遠不幸早世公悼恨不能自己適上元日
具家饌致祭公撫几號慟倉卒感疾是日薨于叔第
之居特贈少師官其親族十人命公之仲弟維自浙
東提點刑獄移閩部以營塋事三省樞密院遣官致
祭所以存恤者甚厚是年十二月十四塋於福州懷

安縣桐口大家山之原十三年以長子儀之升朝遇
郊祀恩贈太保十六年再贈太傅以三子集之郊祀
恩三贈太師以五子申之請于上蒙恩賜謚忠定公
娶鄱陽張氏故直龍圖閣贈左金紫光祿大夫根之
女故資政殿大學士會稽郡公黃公履之外孫累封
越國夫人進封魯國太夫人後公十二年薨子男八
人長曰儀之右奉議郎次曰宗之右宣教郎次曰集
之右通直郎新差充福建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次
曰潤之次曰望之俱早卒次曰茂之後公百餘日卒
次曰秀之右宣義郎新差充福建路轉運司幹辦公

事次曰申之女七人孫男九人長曰震次曰泰次曰升次曰晉俱右承務郎次曰蒙次曰同次曰謙次曰需次曰頤孫女六人公資父事君移孝爲忠誠意所至是非利害煥然明白直道而行無毫髮自爲心所爲所言合於徃古驗於方來天下之人信之如著龜仰之如太山北斗受知三朝以身之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其所論列無非天下大計勤勤懇懇古人所謂慟哭流涕長太息者其事未足道也自爲御史一對而罷旣爲識者之所推與至於左史論暴水遠謫閩嶠故老前輩莫不爲之咨嗟歎服固以任天下之

重期之去國七年賜環未幾虜騎果至宛若疇昔巨浸之環都城爰從庶僚建大策畫長筭外捍黠虜內釋羣疑雖小人共朝所以推沮敗壞者無所不至然而卒全都城安宗社使黠虜引而北歸惟淵聖能用公於倉卒之際故也道直則身危功高則謗多羣姦方以公去位爲得計而國家之事有不可勝諱者矣嗚呼此天耶其人耶聖主嗣興公首膺爰立凡所以爲上處畫者規模宏遠矣同列害成少日竟罷讒言巧詆人爲寒心惟聖主察其精忠每蹟輒起忠言嘉謨遇事憤發感激深切不復顧身閒居無事一話一

言未嘗不在國家迨將薨謝爲綸論天下事且以比者奏疏爲言悵然久之言猶在耳起奠叔兄一慟而絕嗚呼痛心之極豈特爲吾家也哉管韓魏公稱司馬溫公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有志之士同有執鞭之願使魏公尚在覩公之所爲所守則其所稱道將何如邪公於諸弟友愛旣篤相知尤深嘗有國士之稱然而未始效世俗相推挽也紹興七年郊祀恩當奏子公之子未官者三人乃以仲兄之子琳之名聞至叔兄不幸抱恨遽終嗚呼痛哉可以興百世之下矣而綸之不肖無狀蒙公之所以愛憐者蓋

蔑以加未薨半月抱送幼子殆預識去期間者驚歎方先衛公無恙時每欲於邵武置義莊以贖宗族有志未就公晚年乃決意成之遠邇懽欣非獨被惠者懷感也公平生交游皆一時名士其所薦進不可勝言故有聞其名稱初未識面而旣蒙引拔者矣然而與其進不保其往旣而以怨報德負公蓋多而公未始以此怠於待士也陳少陽平生未識面其慕公之誠至爲公死若少陽與公真不愧古人矣若乃放意山林昆弟朋友把酒賦詩談笑酬唱動盈卷軸每有奏議下筆數千言俄頃而就蓋公平日以愛君憂國

爲心籌畫計策胷中素定故遇事成章如是之易也
晚於易尤有所得著易傳內篇十卷外篇十二卷其
言微妙有深長之味頗取卦變互體爲說動有所稽
異於今世君子之所辨釋又著論語詳說十卷所以
發明聖賢之意甚備而文章歌詩奏議凡百有餘卷
其在政府帥閫紀一時之事則有靖康傳信錄奉迎
錄建炎時政記建炎進退志建炎制詔表劄集宣撫
荆廣記制置江右錄惟公勲在王室德在生民至忠
大節孝誠友愛罔不具備雖身或不用用不久其光
明傑出固已如此而薨謝有碑未克銘諸幽宮是敢
輒狀公之行事有求于大君子惟其文辭鄙拙無敘
次之能不足以發揚公之盛德不勝媿懼謹狀
紹興二十六年六月弟右奉議郎通判洪州主管學
事賜緋魚袋綸狀

心... 計... 事... 是之...
... 尤有... 傳... 十卷... 二卷...
... 保... 之... 勿... 變... 為... 動... 存... 所...

發明聖賢之意甚備而文章歌詩奏議凡百有餘卷
其在政府帥閫紀一時之事則有靖康傳信錄奉迎
鞏騷撫燕梁餘燕炎進退志建炎制詔表劄集宣撫
錄興記十卷辛亥年六月庚申奉齋浪齋撰其學
文多流不且以發對公使燕齋不類跋野齋其光
神無公之... 事... 末... 干... 大... 昏... 干... 卦... 其... 文... 籍... 瀾... 無... 餘...

